

南皮張香濤制軍纂

古勸

學

篇

豫寧葛成春書



卷之二十一

甲子年夏月
華館主人書

勸學篇

賜同進士出身三品銜在任候選知府江西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顧家相校印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讀黃紹箕呈進張之洞所著勸學篇據呈代奏一摺原書內外各篇朕詳加披覽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著將所備副本四十部由軍機處頒發各省督撫學政各一部俾得廣爲刊布實力勸導以重民教而杜巵言欽此

序

昔梵莊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討軍實敵其軍以禍至無日訓其國人夫楚當春秋魯文宣之際土方闢兵方強國勢方張齊晉秦宋無敢抗顏行誰能禍楚者何爲而急迫震懼如是

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禍則辱至矣知其禍則福至矣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語其禍則其工之狂辛有之福不足喻也

廟堂旰食乾惕震厲方將改弦以調琴瑟異等以儲將相學堂建特科設海內志士發憤溢搃於是圖救時者言新學虐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者愈厭舊交相爲瘞而恢謗頑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眾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敵既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

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不佞承乏兩湖與有教士化民之責夙夜
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規時勢綜本末著論二十四篇以告
兩湖之士海內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
篇務通以開風氣內篇九白同心明保國保教保種爲一義手足
利則頭目康血氣盛則心志剛賢才眾多國勢自昌也曰教忠陳
述

本朝德澤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懷忠良以保國也曰明綱三綱爲
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
類閔神明之胄裔無渝胥以亡以保種也曰宗經周秦諸子瑜不
掩瑕取節則可破道勿聽必折衷於聖也曰正權辨上下定民志
斥民權之亂政也曰循序先入者爲主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

忘其祖也曰守約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學宜治要而約取
也曰去毒洋藥滌染我民斯活絕之使無萌芽也外篇十五曰益
智昧者來攻迷者有凶也曰遊學明時勢長志氣擴見聞增才智
非遊歷外國不爲功也曰設學廣立學堂儲爲時用爲習帖括者
擊蒙也曰學制西國之強強以學校師有定期弟有適從授方任
能皆出其中我宜擇善而從也曰廣譯從西師之益有限譯西書
之益無方也曰閱報眉睫難見苦藥難嘗知內弊而遠去知外患
而豫防也曰變法專已襲常不能自存也曰變科舉所習所用事
必相因也曰農工商學保民在養養民在教教農工商利乃可興
也曰兵學敎士卒不如教將領教兵易練教將領難成也曰礦學
興地利也曰鐵路通血氣也曰會通知西學之精意通於中學以

曉固蔽也曰非弭兵惡教逸欲而自斃也曰非攻教惡逞小忿而敗大計也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爲印度懼爲越南
緬甸朝鮮懼爲埃及懼爲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爲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爲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與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凡此所說竊嘗考諸中庸而有合焉魯弱國也哀公問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恆近乎勇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茲內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夫中庸之書豈特原心杪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魯秉禮而積弱齊邾吳越皆得以兵侮之故爲此

言所以破魯國臣民之聾瞞起魯國諸儒之廢疾望魯國幡然有爲以復文武之盛然則無學無力無恥則愚且柔有學有力有恥則明且強在魯且然況以七十萬方里之廣四百兆人民之眾者哉吾恐海內士大夫狃於晏安而不知禍之將及也故舉楚事吾又恐甘於暴棄而不復求強也故舉魯事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知亡則知強矣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張之洞書

案此書成於三月篇中所云學堂不課時文仍指八股而言其論變科舉法亦係私議聞制軍擬有草奏未及上而言上諭已廢八股制軍遂偕陳公右銘以所議試士法入告得旨報可至黃太史呈進是書則已在科舉變法定議之後讀者不可不知也

家相附識

勸學篇上

內篇

同心第一

范文正爲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已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顧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雖賤與有責焉夫以秀才所任任者幾何一命所濟濟者幾何匹夫所責責者幾何然而積天下之秀才則盡士類積天下之命官則盡臣類積天下之匹夫則盡民類皆皆有持危扶顛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則其國安於磐石無能傾覆之者是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强大抵全盛之世庠以勸學官以興能朝廷明於上則人才成於下艱危之世士厲其節民激其氣直言以悟主博學以濟時同心以救弊齊力以捍患人才奮於下則朝

延安於上昔春秋之季周若贊旒孔子誅亂賊孟子明仁義弟子布滿天下而周祚延二百餘年七十子後學者流衍益廣至西漢而儒術大興聖道昭明功在萬世東漢末造名節經學最盛李郭之氣類鄭康成之門人亦布滿天下一時朝野多重操行尚名義之人故卓操不能遠慕而蜀漢以興諸葛隱居躬耕而師友極盛其人皆天下之豪傑所講明者天下之大計故昭烈得之而成王業曹魏迄隋江北皆尚鄭學故北朝兵事紛紜而儒風不墜隋王通講道河汾之間門徒眾盛唐之佐命如房杜魏薛皆與交遊韻離譏有夸飾其婢門人不能盡故貞觀多賢而民得蘇息唐韓子推明道原攘斥佛老尊孟子贊伯夷文宗六經至北宋而正學大明學統文體皆本昌黎由是大儒蔚起宋代學術之中正風俗之潔清遠

過漢唐國脈既厚故雖弱而不亡宋儒里綱常辨義利朱子集其成當時雖未竟其用其弟子私淑亦布滿天下故元有許劉吳廉諸儒元祐以減明尚未學中葉以後并行王學要皆以扶持名教砥礪氣節爲事三百年間主昏於上臣忠於下明祚以延咸豐以來海內大亂次第削平固由

德澤深厚

廟算如神亦由曾胡駱左諸公聲氣應求於數千里之內二賀長熙論陶文毅林文忠諸公提倡講求於二十年以前陳慶鏞袁端敏呂文節王茂蔭諸公正言譴論於廟堂之上有以致之是故學術造人才人才維國勢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進不遠之良軌也吾聞欲收今日之世變者其說有三一曰保國家一曰保聖教一

曰保華種夫三事一貫而已矣保國保教保種合爲一心是謂同心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種何以存有智則存智者教之謂也教何以行有力則行力者兵之謂也故國不威則教不循國不益則種不尊回教無理者也土耳其猛鷲敢戰而回教存佛教近理者也印土愚蠢而佛教亡波斯景教國弱教改希臘古教若存者滅天主耶蘇之教行於地球十之六兵力爲之也我聖教行於中土數千年而無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師漢唐及明宗尚儒術以教爲政我朝

列聖尤尊孔孟程朱屏黜異端纂述經義以躬行實踐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氣咸知尊親蓋政教相維者古今之常經中西之通義我

朝邦基深固天之所祐必有與立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說聖道雖高雖美彼安用之五經四子棄之若土苴儒冠儒服無望於仕進巧黠者充牧師充剛巴度充大寫謳臘人猢猻大寫者謹納身稅供兵匠隸役之用而已愈賤愈愚愚賤之久則貧苦死亡奄然澌滅聖教將如印度之婆羅門竄伏深山抱守殘缺華民將如南洋之黑崑崙畢生人奴求免笞罵而不可得矣今日時局惟以激發忠愛講求富強尊

朝廷衛

社稷爲第一義執政以啟沃

上心集思廣益爲事言官以直言極諫爲事疆吏以足食足兵爲事將帥以明恥教戰爲事軍民以親上死長爲事士林以通達時

務爲事

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則洙泗之傳神明之胄其有賴乎且夫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國也而孔子以爲民到於今受其賜孟子守王道待後學保教也而汲汲焉憂梁國之危望齊宣之王謂齊民之安然則舍保國之外安有所謂保教保種之術哉今日頗有憂時之士或僅以尊崇孔學爲保教計或僅以合羣動眾爲保種計而於國教種安危與共之義忽焉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孟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之謂也

教忠第二

自漢唐以來國家愛民之厚未有過於我聖清者也請言其實三代有粟米布縷力役之征盛唐有租庸調

三等之賦最稱善政已列多名以後秦創丁口之錢漢行算緝之
法隋責有司以增戶口唐括土戶以代逃亡唐及五季宋初有食
鹽錢中唐北宋有青苗錢宋有手實法金有推排民戶物力之制
皆出於常例田賦力役之外明萬歷行一條鞭法丁糧尙分爲二
明季又有遼餉勦餉練餉至我

朝康熙五十二年奏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

旨雍正四年定丁銀併入錢糧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編審之法
於是懋代苛徵一朝豁除賦出於田田定於額凡品官士吏百工
閒民甚至里宅貨肆錢業銀行苟非家有田產運貨行商者終身
不納一錢於官順治元年卽將前明三餉除免康熙中復減江蘇
地丁銀四十萬雍正三年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南昌一

道地丁銀十七萬乾隆二年減江省地丁銀二十萬同治四年減江南地丁銀三十萬減江南漕糧五十餘萬石浙江漕糧二十六萬餘石初制已寬損之又損是曰薄賦仁政一也前代賜復蠲租不過一鄉一縣我

朝康熙乾隆兩朝普免天下錢糧八次普免天下漕糧四次嘉慶朝復普免天下漕糧一次至於水旱蠲緩無年無之動輒數百萬損上益下合而計之已逾京垓以上是曰寬民仁政二也歷代賑卹見於史傳者爲數有限或發現有之倉或移民就食宋河北之災富弼憲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曾鞏僅請賜錢五十萬貫貸粟一百萬石杭州之災蘇軾僅請度牒數百道

本朝凡遇災荒